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感遇二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内兩句褒美云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詰且將宣麻寀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續定命錄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於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數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 問大鈞賦序 劉賓客文集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嘆況伊鬱老病者乎吟

之斐然以寄孤憤秋聲賦序　劉賓客文集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唐書劉禹錫傳

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

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摭言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啟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相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

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北夢瑣言

鴻墀謹案南部新書謂白傅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與瑣言作劉禹錫異全唐詩話與此同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鎭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畧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

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積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摭言）

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唐書崔仁師傳）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何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昭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采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

戚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
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躩償興如神
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
而途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
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至湖心
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壤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
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酺
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
九江爲庭千艘歷堦亭旣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

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
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殊異留名之致
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坯之勞狀其末
續乃取斯碑劃公之述實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
予旅遊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
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
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
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

用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行周集

祁陽浯溪山谷題中興頌碑 鼇尾續文作碑頌 後詩刻世謂之

小磨厓與顏書並垂順治初有縣令媚其上官乃磨去一角刻其詩過者驚惋予觀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云美玉抵禽高冠藉足又云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劓投四裔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豈其無冤吾反復其言而悲之先顏後黃其揆一也 蠶尾續文

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歐陽生哀辭 昌黎文集

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戸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重皆不啻掘驪龍珠雖苟有𧹞瘠者

其論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揚皇荂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掘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下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葉波浪頹沓未見其止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夭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舒元輿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輿有弔剡溪古藤文其意蓋謂今之爲文者皆天閼剡藤者也所以言弔 方輿勝覽

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滿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爲來世弔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手能書閣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

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得有知己居窮守道且不朽復何事哉投知已書 文泉子集

鴻塀謹案是篇一作與大理楊卿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

以此買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賈希逸書 孫可之集

唐賢目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以氣力任事隨其所至裁割而成如蕡考據經術條析急務一時大義畧皆先具進士之俊傑無能及

夾然知治與致治不同㫺賛不一試用觀其所爲如何也習學記言

乙卯歲孟夏余俟罪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屆於鑫澤當隆暑赫曦之候涉潯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不揮淚今明主祝網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轅而陸者因答此賦畏途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茲年五十久嬰沉痼楚澤卑濕杳無歸期恐田園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爲此賦傷年賦序　會昌一品集

荆楚多飛鵰余所居在岑鋆之中蓋茲鳥族類所託不

足歎其蕃也天寶末韋郇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亦以處士放逐嘗中夜同宴屢聞鴞音郇公執爵流涕歎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烏之聲人以爲惡此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亦罹其患乃爲此賦懷鴞賦序　會昌一品集

予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領今則憂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此永日

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窮愁志序 會昌一品集

李文饒退身論云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已嗚呼其言亦哀矣 浩然齋雅談

李太尉相公洎謫潮州再貶朱崖作詩云云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覊變於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

與韋丞相有齠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尙書宗儒勸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以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祭於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甯藉乎賢相德邁皐陶功宣呂尙文宇世推智謀神貺一遘讒嫉遠投荒瘴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掇澗蘋思遠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邱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鶴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憫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嗚呼云云雲谿友議

贊皇文辭其可愛也其所以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唐李德裕大孤山賦集古錄

牧從兄悰隆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唐書杜牧傳

鴻墀謹案新書謂牧悉取所爲文章焚之

宣宗微行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於烏案

上取次吟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於帝手奪之
曰郎君何會耶帝赧下樓元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
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
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爲遂州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
沙故事勅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關外將息令
既卻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詠去其至業
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墨制宜從短簿刖侯殊
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賫勅乘驛赴官
所管藩侯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因授

此官永離貢籍 鑿誠 錄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學大矣哉眞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生及爲天子制鈇度弛虛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佑漢絳灌興謗竟枉其道出傅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

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乎帝則爲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

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悼賈序

皮子文藪

屈原作大招魂或曰景差作疑不能明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爲忠放不如守介而死矣招魂爲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

反招魂序　皮子文藪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爲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甯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

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自憐賦序 笠澤叢書

華良夫嘗爲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摭言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

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悠悠雲吁歎而已摭言

僖皇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知政事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㢠記鄴自撰十餘句語曰靈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為之惻然鄴三復之子

贊皇門人也（南部新書）

溫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去爲山南節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臣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其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頷之後遷至郎中李（唐才子傳）

鍠貽孫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疏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於府帥孔勍曰十五年縠城山裏自謂逸

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敕以其年八十奏留
下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於舊業爭分其利甘
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
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舊五代史本傳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蕩析琪藏跡於荆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
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
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
拜翰林學士北夢瑣言

崔道融避地來閩依太祖素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爲文祭之有云識通龜策耀握靈珠國風騷雅王佐謀訏袁安之涕泣泣然劉氏之宗祧莫扶十國春秋

韓熙載南遷上表畧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唫稚子環床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惘之遂留不遣江南餘載

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之用爲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檄皆出其手載仁尸位

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出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文學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三楚新錄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

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
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江南餘載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上書三篇
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
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
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猶是衆
疾之五代史補
徐熙字大雅陳洪進奇熙文以弟女妻之署以府職辟
不就著楚雁賦見志常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暑曰渭

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高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十國春秋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譏刺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朝野僉載

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頴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

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敗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竟入者謂此也唐書李義府傳

鴻揮謹案潘岳西征賦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露布二句戲引之也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大府軍事任在限外無官舍是處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厥高累數尋條暢耆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棲託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余實惡之懼

寇盜竊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伐櫻桃樹賦序　蕭茂挺文集

時潁士寓居廣陵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卽令斥去潁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唐書蕭穎士傳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

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刼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容齋五筆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歸田詩話）

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爲首豈意公有專恣之行高下在心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厲趣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辭曾下

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
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爲古以率意
不經爲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
下之才以自稱爲已高以少取爲公道故卻至自伐稱
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闈深駭物情
實乖時望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懵文辭李翰雖以辭藻
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衮謂所
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爲
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

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淩室而須開關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臾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醜纏張載華以江皐對瀍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自未通對仍未識並耇人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則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

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衮大辱於國豈以往年敗績自喪秣陵之師今日復讐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之髮衮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荊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辭固違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闕名

移劉吏部書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一篇刺韋福急躁露殊
不類其爲人今錄於左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
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竊以閣
下有經濟之器因敗小人直戇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
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絓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縶維
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績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
蹷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
僑寄目下絕粒閤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
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

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闕二字徼誠庶彼知已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闕二字便當鉗口甸匐鈴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

辨死罪死罪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池北偶談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橅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温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

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避暑錄話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黄氏日抄讀韓

牛賦東坡書此亦以譏切當世用事者不獨喻嶺表也義門讀書記

武元衡初不爲宗元所喜自中丞下除右庶子及是執

政禹錫久落魄乃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久之召還復

作遊元都觀詩有兎葵燕麥之語聞者益薄其行全唐詩話

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

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
蓋譏之也避暑錄話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補闕令悰尚憲宗
岐陽公主累居大鎭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
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龐之
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議之文多
不錄時人號爲禿角犀北夢瑣言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
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

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祖重耳駢脅竊觀相里之剝菑發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無用在冗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 天中記

鴻墀謹案此則引嘉話錄今無此條

楊再思爲內史爲人邪佞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 冊府元龜

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鹽藥奉君親注

怒乃貶之唐書高元裕傳
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
侮人故裴泌應舉行美人賦以譏之太平廣記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已歎其運
蹇也曾後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
李珪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采擇書記
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會每與諸公評
論則言笑彌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忧遂獻雪山
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

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擷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鯸鮧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鴟鳶所獲奈魴鱮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文采投贄者無出於曾曾有過忤不至深罪乃知相公之用心也又作潼關賦以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乃與賈島齊謫爲時所忽至於潦倒誠可惜哉後温庭筠爲賦亦譏刺少類於平曾而謫方城尉 雲谿友議

時值末年虎狼放縱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大亂之道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謬故有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等皆有所指云爾皮日休唐才子傳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曰休子光鄴嘗為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惟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

鄴大慙 江南餘載

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蚍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閒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北夢瑣言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

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
發痛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
也北夢瑣言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門軍容小心畏
慎每夜溫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
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
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
履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
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

鑾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鎭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北夢瑣言

王鐸初鎭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賓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鎭滑臺竟有貝州之禍北夢瑣言

劉允章題目天下爲家賦給事中杜裔體進疏論事雖不行時以爲當崔澹至仁伐不仁賦亦頗招時議薛耽盛德日新賦韻脚云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爲修字當時改正太平廣記

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是時浙西軍亂周宗奔毘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奔牛堰石在常州西蓋諷其虀粉也廣陵妖亂志

劉洞金陵受圍爲詩署於路旁云翻憶潘郎章奏内陰

陰日暮好沾巾初潘佑表曰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馬令南唐書本傳　五代詩話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有匡王定霸之才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自草間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為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沉殺之台符有歙州汪王

廟記文辭奇奧甚見稱於時十國春秋

鴻撰謹案玉壺清話載此條甚畧故刪彼錄此

沈文昌湖州人也爲文精工有如宿構常居田頵幕中代頵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頵敗太祖赦其罪十國春秋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所鄙又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畧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赧之强自激昂以煕載有才名固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

信於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毫之贈意其獲盼必可深諷熙載納贈受姬遂諾其請文既成但敘譜裔品秩及薨葬襃贈之典而已無點墨道及績之事業者績慊之封還倘冀其改竄熙載亟以向所贈及歌姝悉還之湘山野錄

史虛白字畏名及淮甸不甯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居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鱉無知倘交游而不止十二國春秋

游娛

謹案交游馬令南唐書作浮游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才藻

薛收爲天策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疏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冊府元龜

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

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吾所取也尋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黿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唐書張昌齡傳

謨黃公工爲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鄰之周思茂不過也新唐書高祖諸子傳

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全也唐書濮王泰傳

蘇味道初爲裴行儉征突厥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

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乞於味道援筆而成詞理淸密盛傳於世冊府元龜

崔融字安成中宗在春宮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融手冊府元龜

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唐書王勃傳

王勃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道祥表其材對策高第父福時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壻作記以誇

盛事勃至入謁師知其才因請爲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師贈百縑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唐才子傳）

上元一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鈞枝八花鑑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作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迴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孔詩十輿不遺衞姜江篇擬古無隔班

媛蓋以超俊穎拔同符君子者矣嗚乎何勤非戒何遮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

敘王勃盤鑑圖銘序　王子安集

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鉤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玆不具錄　池北偶談

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

唐書王勃傳

杜甫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摶扶之句鮑欽正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躔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遷不足多矣握瑶鏡而臨事業則方幾之湊不足大矣

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爲元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餘人乎墨莊漫錄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

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
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
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
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
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
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
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困學紀聞
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

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雷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韓杜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丹鉛總錄

華無技曰子安詞賦如千錦飛光萬花騰焰篇篇結綠語語連珠胸無儉思腕有餘藻其於文章家信九天之霞府百川之谷王也天才橫恣浮音時亦間出要之少

年肆筆何妨馳驟飛揚哉鐵立文起

若蘭迴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山谷題跋

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唐書楊炯傳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試之授校書郎太平廣記

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

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南部新書

中宗與修文館學士宴樂賦詩每命彥伯爲文序文彩華縟夜宴安樂公主新第序云言容有典緝似幄之柔規湯沐增榮結風庭之藻渙又曰鳴璜節珮登繡軸之琱軒花綴香纓帶澤壺之青瑣此言駙馬送鄭惟忠序云卷蘆葉而橫吹聲愁隴月撫劍鐔而直視目斷吳洲唐詩紀事

武后營大像於司馬坂以張廷珪諫止其疏全用浮圖金剛經義解析蓋因其所搦易於同曉亦足以見一時

士大夫習尚也而新史削去豈以爲非雅言耶習學記言

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唐書許景先傳

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箴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唐書李義府傳

梅妃姓江氏妃年九歲能誦二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

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太眞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廋詞宣怨請賜死上默然唐曹鄴梅妃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

辰歲子嬰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太平廣記

賓客諱無名字某河內温人也伯仲叔季嗣世淸德鴻藻振古休聲動時每至徵賢良舉秀才一門擅科半於天下旣冠進士擢第其年拔萃登科補益州新都尉開元十年舉文藻宏麗遂上陳皇王之盛下借周漢之論稽以洪範九疇天人之統災變之異高言體大久而可

驗如賈生之論漢也與孫逖同入第二等擢鄠縣尉字文融寵幸用事總領計簿地有不書登下之數者按而籍之乃明劃利言辭義激切聞列於二府竟還其令忘己忤權風節獨立秩滿判入第三等自周隋已來選部率以書判取士海內之所稱服者二百年間數人而已又居其最焉時天寶改元符瑞紛委郡國所獻月有千計公卿稱賀日奏數章總裁實難濬發皆麗元宗每賞異因命女史傳寫時省覽焉常袞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誌銘

年十五究經術首科昇第始擢汝州魯山主簿闕三字卑

時論稱之無何詔徵俾 闕二字 賢院大學士燕國公說文
之滄溟間代宗師嘗覽公應制喜雨賦及五色鴿賦兼
和御製等詩曰後進之英今知所在賞歎不足 闕一字 爲
上聞賜帛出於中禁依聲播於樂府及京師失守翠輦
西巡成都築受養之宮靈武奉繼 闕一字 之制傳召公詣
行在所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時鑾輿未復鶴詔急
宣尤資倚馬之能多類奮鞭之速公虔恭法 闕一字 咫尺
天顏握管風生落牋泉灑皆如響答特邀詞鋒上奇其
才 張式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耆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啁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西陽雜俎

劍閣賦賦也其前有上則及旁則等語是擊斂上林兩都鋪敘體格而裁入小賦所謂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

禍者歟故雖以小賦亦自浩蕩而不傷儉陋蓋太白才

飄逸其爲詩也或離舊格而去之其賦亦然古賦辨體

明堂賦賦也實從司馬楊班諸人之賦來氣豪辭艷疑

若過之若論體格則不及遠甚蓋漢賦體未甚俳而此

篇與後篇大獵等賦則悅於時而俳甚矣晦翁云白有

逸才尤長於詩而其賦乃不及魏晉斯言信矣古賦辨體

文集二十卷其元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識達之士

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綵是爲羣僧之所嫉驃騎

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

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爲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唐書道士吳筠傳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爲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詞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以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幹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於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畧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

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修不逮將俟聖德而啟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 含元殿賦序 李遐叔文集

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冊其辭甚工 唐書鄭餘慶傳

進士王悍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所稱 酉陽雜俎

温文體富艷有邱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始與藎贊移博士書頗為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 唐書呂温

傳

呂溫地志圖序云廣陵李該博達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文苑英華

故宋若華我德宗孝文皇帝躬勤庶務寤寐以之乃命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而若華等伯姊季妹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參掌宥密班妃裂素之詠謝氏散鹽之章琤然玉音記在彤管先皇帝乙夜觀書之際亦嘗傳寫竊窺德象之篇於若華言念云忘禮宜加等特追

封邑豈礙彝章可贈河南郡君追封宋若華制　元氏長慶集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蓋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畧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襲前人橫驁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郎范氏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

弓赤矢朱祥瑞志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嘗改爲桷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枅愈於書無不用也徐偃王碑　廣川書跋

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翰林學士作賦格三卷有迴文錦賦　賦鈔

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又文集未就有謀畧倘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

碑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

崇文館校書郎 凌君權 柳河東集

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稾定 新唐書王涯傳

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

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衆

大驚 新唐書段成式傳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爲廬陵頑民妄

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

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

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鋌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故事

晳九函在禁集中 金華子雜編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赦上都諸寺麗事爲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昔事新對切令觀竫居碑亦晝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誘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爲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 跋段柯古竫居寺碑後 東觀餘論

段柯古漢上題襟集載温飛卿錦鞋賦云 文多不錄 先是柯古寄飛卿書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作此答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於淫靡也元人有

書此賦者聊一錄之丹鉛雜錄

唐李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爲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照公碑記問洵博然精徼奥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故於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道何以三也倘段於所謂一者未能了耶碑稱顔氏子若戒可尚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墨林快事

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冊文辭情典鬱爲文

士所重唐書令狐楚傳

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唐書李商隱傳

爲文瑰邁奇古辭難事隱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而旨能感人人謂其横絶前後時温庭筠段成式各以穠緻相夸號三十六體李商隱唐才子傳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閱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録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西軒客談

李商隱佐令狐楚授以章奏之學遂得名一時當時工章奏者如温庭筠之徒相夸號三十六體蓋其爲文瑰邁奇古不可跂及觀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眞亦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正書月賦行書四六本藁草宣和書譜

才情綺麗尤工律賦每試押官韻燭下未嘗起草但籠

袖凭几每一韻一吟而已場中日溫八吟又謂八叉手成八韻名溫八叉多爲鄰鋪假手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試於簾下恐其潛救是日不樂逼暮先請出仍獻啟千餘言詢之已占授八人矣溫庭筠唐才子傳

石林燕語曰唐王起對武宗曰起所不識者惟𠎝𠎝二字按穆天子傳造父爲御𠎝𠎝爲右列子造父爲御𠎝𠎝爲右則王起所不識者蓋指列子而言也然此字譌舛相仍從來不一范攄雲溪友議作𥅥𠎝王元美集作

磬門王應麟作商尙音泰丙亦因淮南子鉗且泰丙之
御而意釋之居緯眞序文唐辨商磬止存王起則又本
友議而倒用之皆未能有晝一者據唐書本傳起嘗學
非寢食不輟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帝嘗
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牓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
曰寫宣今所言不識商磬二字不見於本傳當是寫宣
中語也管城碩記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
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

司空圖爲注之詩本事

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唐書柳璨傳

上士曾讀實錄貞觀九年西域進獅子祕書監虞世南獻賦前史美之竊謂虞公博物洽聞誠則可重瓌瑋倜儻或非所長欲精體物乃賦其事牛上士獅子賦序文苑英華

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新唐書韋温傳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

下時號錦繡堆摭言

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音調清舉年六歲請舉童子試後復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壯奇花異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盧大夫貞黎常侍殖無不嘉獎年十七偶得疾而終閩川名士傳

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功如此吳郡志

黃滔字文江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稱一時絕調有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滔善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賦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霧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風調不在徐寅之下　十國春秋）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摭言）

唐晉相李浣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於時公

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卽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浣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浣以大彭（一作彰）先世因贓仰藥撰鸚鵡杯賦（北夢瑣言）

鴻撰謹案崇魯阻李磎事摭言已載並云作鸚鵡杯賦以詆之此云磎子浣所作與摭言異

自琪（李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

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在內署時所爲制誥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册府元龜

張翊文辭婉麗禾山大舜二妃廟碑廬陵紫陽觀碑新興佛閣碑文皆翊所撰十國春秋

陶晟虢州人少讀書業文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畧曰聖上卽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闔於華下綏舊俗也華甯秦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矣赤騎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

編佳作別俟知音攀琪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鯨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洛陽搢紳舊聞記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王氏强縻於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恰於僞蜀主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慚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更亟修回復涓一筆而就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十國春秋拾遺

羅允章允爲中宗所知凡誥勅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允

章文思敏捷操筆立就由是聲名籍甚允章詩文甚富
乾和七年撰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甚爲文士所稱十國
春秋

鍾有章倘書左丞允章之弟也後主初嗣位建天華宮
於羅浮山又立雲華閣及甘露齋蓋亭命有章爲之記
辭采宏膽雅稱作者十國春秋

袁朗勤學好屬文初在陳爲祕書郎嘗製千字詩當時
以爲盛作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
後主曰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

蓮二頌深見優賞歸朝爲給事中卒有文集十卷册府元龜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周顯德初舉進士爲校書郎東都事畧

陳致雍莆田人也博洽善文辭憲章典故尤所諳練仕景宗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除祕書監未幾致仕還家陳洪進辟掌書記撰進安海物異名記及閩王列傳一作閩王事迹五禮儀鑑諸書好事者復編其議禮諸論爲曲臺奏議二十卷雍海物異名記云荒餘之產郭璞未詳張華不載臨海記稽聖賦古今注以及諸家集在此卷十國春秋

終